

蒙田随笔全集

第三卷

*Les
de Essais
Michel de Montaigne*

〔法〕米歇尔·德·蒙田 著

马振骋 译



人文文学出版社

RENWEN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蒙田随笔全集

第三卷

*Les
de Essais
Michel de Montaigne*

〔法〕米歇尔·德·蒙田 著

马振骋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蒙田随笔全集.第三卷/(法)米歇尔·德·蒙田著;
马振骋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ISBN 978-7-02-013358-1

I. ①蒙… II. ①米… ②马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
-法国-中世纪 IV. ①I565.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7961 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张玉贞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3.25
字 数 320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358-1
定 价 5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1 第一章 论功利与诚实

印度哲人丹达米斯听了人家讲述苏格拉底、毕达哥拉斯、第欧根尼的生平后，认为他们在什么方面都是大人物，但是对法律过于毕恭毕敬；为了同意和辅助法律，真正的道德不得不失去原有的许多活力；不但在法律的允许下，还是在法律的怂恿下，许多坏事都做了出来。

18 第二章 论悔恨

其他人教育人；我则叙述人，描绘一个教育不良的个人，若由我来重新塑造，则会塑造出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来。但是一切已成定局。

33 第三章 论三种交往

生活是一种不均匀、不规则、多形式的运动。一意孤行，囿于个人爱好固执不变，决不肯偏离与迁就，这不是在做自己的朋友，更不是主人，而是奴隶。

46 第四章 论分心移情

一个不愉快的念头留在心间，我觉得改变它比克服它更快见效。我不能让它从相反的方面去想，至少从较好的方面去想。变换着想法总能起一种减轻、化解和驱散的作用。

58 第五章 论维吉尔的几首诗

各族人民在宗教方面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做法，如祭祀、点灯、焚香、斋戒、上供，此外还有谴责性行为……可能我们有理由责备自己造出这么一件愚蠢的产品——人，称这种行为是耻行，完成这个任务的部位是耻部（此刻在下的这个耻部倒是实在耻为人知的了）。

127 第六章 论马车

伊索克拉特向他的国王提出的劝谏，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的：“他可以添置华丽的家具和精致的器皿，因为这些东西使用长久，还可以传之子孙后代；但是应该避免一切在生活与记忆中迅速过去的奢华方面挥霍浪费。”

147 第七章 论身居高位的难处

安贫乐道、不求闻达，并不怎么了不起。这是一种美德，我觉得你我这样的小人物，不用多费心思也能做到。有些人更在考虑退位后带来的荣誉，对退位还比身居高位时的冀望怀着更多的野心，这样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？尤其谋求野心走歪门邪道总是更为有效。

153 第八章 论交谈艺术

讨论让人学到东西，同时又锻炼口才。我若跟一位有主见的人和强手讨论问题，他就会不断出手，令我左右难以招架；他的想象力会刺激我的想象力，嫉妒心、荣誉感、凝神专注会催促我、推动我超越自己。在讨论中你唱我和，意见一致，那是最没劲的。

179 第九章 论虚空

眼看灾祸临时时，我觉得也是虚空之事兴隆的季节。当今到处都在做坏事，只是做些无用的事也像值得称道的了。

245 第十章 论意志的掌控

贤哲告诉我们，按照自然的规律没有人是贫困的，按照人的意见人人都是贫困的。他们还细致区分从自然而来的欲望和因我们胡思乱想而来的欲望。大家看得到底的欲望是来自自然的，在我们面前躲闪、让我们追赶不上的欲望是来自我们的。钱财的贫乏易治，而心灵的贫乏则不可治。

270 第十一章 论跛子

一般来说，人在传播自己的意见时聚精会神，当普通的做法不奏效时就会使用命令、力量、铁与火。真理的最佳试金石竟是信徒的人教，这里面庸人远远超过贤人，到了这种局面可不是幸事。

282 第十二章 论相貌

野心、吝啬、残酷和复仇，本身并不具备天然的暴烈，都要借用正义、虔诚这些光荣的字眼作为火苗，点燃它们。当恶意指披上法律的外衣，趁法官无作为时举起道德的榔头，那时才露出事物最丑恶的面目。

314 第十三章 论阅历

心灵的伟大不是往上与往前，而是知道自立与自律。心灵认为会合适就是伟大，喜爱中庸胜过卓越显出它的高超。最美最合理的事莫过于正正当当作人，最深刻的学问是知道自然地过好这一生；最险恶的疾病是漠视自身的存在。

375 索引

第一章

论功利与诚实

谁都难免说傻话，可悲的是还说得很起劲。

他花大力气去说大傻话。

——泰伦提乌斯

这事跟我无关。我的傻话都是漫不经心时傻里傻气说出来的。想说就说，也随说随忘，毫不在乎。傻成怎样也就怎样对待，决不贩卖。我对着白纸说话也像对着任何人说话。求的是真，有以下事例为证。

虽则提比略拒绝背信弃义而遭受那么大的损失，但是谁对背信弃义不痛恨呢？有人从德国捎话给他，他若认可，可以用毒药把阿尔米尼除掉。（阿尔米尼是罗马最强大的敌人，在瓦鲁斯当政时曾卑鄙地对待罗马人，曾独力阻挡罗马在这些地区扩张霸权。）他当下答复说：罗马人民一贯用光明正大的方法手执武器报复敌人，从不偷偷摸摸使用诡计。他不讲功利，而讲诚实。

你可以对我说，“这是个伪君子。”我相信。他这类人做这样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但是从憎恨道德的人嘴里说来要尊重道德，

这意义也不可小看。尤其他受真理所逼说出这样的话，即使内心不乐意接受，至少还要用言辞加以掩饰。

我们的制度，不论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，处处都不完美。但是自然中没有无用的东西，即使无用的也有用，这个宇宙中的万物息息相关，无不有其位子。我们人身则有病态的品性黏合而成的。野心、嫉妒、羡慕、报复、迷信、失望，在我们身上与生俱来，难以改变，也可从野兽身上看到其影子。残忍性——这个那么违反自然的恶行——也如此。因此，我们看到其他人受苦，内心不但不表同情，还会产生一种我说不出的幸灾乐祸的快感；连孩子也体会得到；

大海中白浪滔天，
生死挣扎的观赏者在岸边。

——卢克莱修

谁能从人身上消除这些品质的种子，也摧毁了我们人生的基本条件，同样在我们的制度中，有一些必要的职能，不但是恶劣的，还是罪恶的。这些罪恶有它们的位置，还竭力在弥合我们的关系，就像我们的健康要靠毒药维持。尤其这些罪恶对我们是必要的，共同的需要也就抹去它们真正的性质，从而也变得情有可原的了。这样的事还应该让更有魄力、更无畏的公民去做，他们牺牲了荣誉与良心，就像有些古人牺牲生命去拯救自己的国家。我们这些弱者，还是去扮演一些更轻松、更少风险的角色。公众利益需要有人去背叛，去撒谎，去屠杀，我们不该叫那些较听话、较懦弱的人去担当如此重任。

事实上，我经常看到一些法官通过舞弊、许愿或宽恕使用这

类哄吓诈骗诱使罪人招供，就感到气愤。若使用其他更合我心意的方法，这对于法律，甚至对于赞成这种做法的柏拉图都是有益的。这种不讲信义的法律，我认为会受到别人的伤害不亚于受到自己的伤害。不久以前我曾回答说，由于我很不乐意为了一位君王去背叛一个普通人，我也就不会为了一个普通人去背叛一位君王。我不但痛恨欺骗，也痛恨人家因我而受骗。我决不愿为此提供内容与机会。

我也曾几次参与君王之间的谈判，在今日令我们相互厮杀的分歧与不和中进行斡旋，我竭力避免他们因我而产生误解，因我的假象而迷惑不解。樽俎折冲的人要不露声色，掩饰自己的心意，装得最中立最迎合别人的观点。而我却把自己最强烈的意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盘托出。我这个稚嫩的谈判新手，宁可完不成任务也不愿有违于自己良心！

幸好直到今天为止，一切都那么顺利（肯定是全靠了好运气），斡旋于敌对双方的人很少比我受到更少的怀疑、更多的礼遇和亲善。我做事开诚布公，初次交往就深得人心，取得信任。不论在什么世纪，纯朴与真诚总有机会被人接受的。而且，不谋私利的人心直口快，不会遭人怀疑和讨厌，真正可以用上伊比里德的那句话，雅典人埋怨他说话粗暴，他回答说：“先生们，不要看到我直言不讳，而要看到我直言不讳并不是在谋一己之利。”

我直言不讳时，语言激烈，很少忌讳说得过重和刺伤人心，即使在背后也不会说得更加恶毒，完全是一种坦诚与有感而发的表现，因而也更易让人觉得我不会心怀叵测。我行动时只思行动，不期望其他结果，也不考虑其长期后果也不提长期建议；每次行动都是针对事件本身，成功则好！

此外，我对于那些大人物也不急于表示爱憎，我的意愿也不

沾任何的个人恩怨。我只是以正统的老百姓的感情看待那些君王，不因私利而兴奋或泄气。这点我对自己心存感激。我对公义大事态度很节制，不会头脑发热。对于蛊惑人心的假设与私下的许诺也不偏听偏信。愤怒与憎恨都越出了履行正义的义务，这些憎欲只是对不以单纯的理智来恪守义务的人是有用的。任何合理公正的意图本身就是自然的、温和的，不然就会变质成为煽动性的和不合理的。这使我走到哪里就昂首阔步，心胸坦荡。

说真的，我不怕承认这个事实，遇上必要我会按照那则民间故事中老姬的做法，灵活地把一支蜡烛献给圣米歇尔，另一支蜡烛献给他的对手苍龙，做到双头不得罪。我会为正义的一方赴汤蹈火，但是光是为此而尽我的力量。不妨让蒙田庄园在浩劫中一起毁灭；但是能不这样，我就要感谢命运让它幸免于难；只要我尽责中尚有一线希望，我将努力使它保存下来。清心寡欲的罗马骑士阿提库斯站在正义的一方，失败的一方，在这人事变幻莫测的乱世，不是依靠温和与节制而实行自保的吗？

像他这样不参政的人，较为容易；在我这类任务上，我觉得要做得恰如其分，不抱有横加干涉的野心。国家多难、四分五裂之际，摇摆不定，模棱两可，还有无动于衷，没有倾向，我觉得这既不高尚也不诚实。“这不是一条折衷的路，而是一条不通的路；就像等待事件来了站到命运的那一边。”（李维）

在邻国闹纠纷时或许还可以这样做。叙拉古暴君吉朗在蛮族对希腊人发动战争时暂不表态，而是在德尔斐派驻一个使团，置办了许多礼物，窥测命运之神降临到哪一方，然后乘机向胜利者讨好。若用这种方式对待国内事务则是一种背叛行为，那时必须表明意图采取立场。

但是对于一位不担任公职、也没有被催着去完成明确使命的

人，我觉得不参与其事还是比置身于国外战争更可以原谅（然而我对自己还是不会这样原谅的）——按照我们的法律，谁不愿意是可以不参与国外战争的。不过，即使全身心投入的人，也可保持某种分寸与节制，当暴风雨袭来时吹过头顶而免遭灾难。当初我们希望已故的奥尔良主教德·莫尔维利埃阁下这样做不是很有道理的吗？^①在现今那些勇于表态者中间，我也认识一些人公正温和，不论上天给他们准备怎样不幸的遭遇与贬谪，他们都能屹立不倒。

我认为让君王自己去跟君王打打闹闹，而好笑某些人兴高采烈投入那么力量悬殊的纷争中去。因为一般人不会跟一位君王有任何个人过节，以至于为了荣誉根据义务要去公开勇敢地向他发动进攻；他若不喜欢某一个人，那最好是尊重他。在维护法律与保卫国家中这一点是不变的；那些为了个人目的而制造动乱的人，对那些保卫者即使不尊重，也是原谅的。

但是出于个人利益与情欲所产生的刻骨仇恨不应该称为“责任”（我们天天在这样做），一种背叛阴险的行为不应该称为“勇气”。他们把自己邪恶暴烈的天性称为“热诚”；使他们心热的不是事业，而是他们的利益；他们煽动战争不是因为这是正义的，就是因为要战争。

在把对方看作敌人的人之间，完全可以做到合情合理、光明正大。你也要带着感情对待他们，即使不能平等对待（因为这方面程度上会有所不同），至少要温和对待。对于一个向你要求一切的人也不必悉数照付，对于他们适度的感谢也可以心满意足，可

^① 让·德·莫尔维利也是掌重大臣，参加特兰托主教会议，为人谨慎小心。

在混水里蹿过，但不要在混水里摸鱼。

全力为双方效劳的另一种方法，在于多靠良心，不是在于多加小心。双方都对你提供同样的礼遇，你为一方面背叛另一方，另一方难道不知道你今后也会对他做同样的事吗？一方就会把你当作小人。他听着你时，就在算计利用你的不忠为他谋利。因为两面派的用处是会给他们带来什么；但是利用的人也会尽量防着不让他们带走什么。

我对一方不能说的话，不会找个适应时机，变换一下腔调，对另一方去说我只转述毫无区别或共知的事，或者对双方都有利的事。凡是有用的事我不用向他们说谎。交待我保密的事，我都深藏心底，但是我也尽量少去沾边。君王的秘密对于知道了也无用的人来说，要保守也是很麻烦的事。我很乐意做这样的交易，我不好讲出去的事尽量跟我少讲，我向他们讲的事大着胆子去相信。结果我知道的事总比我要知道的多。

自己说话坦率也使别人坦率说话，把心事和盘托出，犹如酒与爱情。

莱西马库斯国王问菲力彼代斯：“我的财富中，你要我给的是什么？”菲力彼代斯聪明地回答：“随便你给什么，只要不是你的秘密就好。”受人之托，又不被人告知事情的底细，或还隐瞒着某些背后的意义，我注意到谁都会不高兴。而我，人家除了要我做的事以外什么都不跟我说，反而会很高兴，我不要求知道太多，妨碍说话。如果我必须当作欺骗工具，至少不要抹杀良心。我不愿意被人看作死心塌地的奴才，可以指使我去出卖别人。谁对自己不忠，也会原谅自己去对主人不忠。

要是君王不接受保留自己主见的人，鄙视别人有限度、有条件地为他效力。那就没好说的了。我向他们坦白说出自己能力有

限。因为作为奴才，我只是理智的奴才，即使这样我也不能彻底做到。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错误，要求一个自由人，就像要求一个他们提拔和贯通的人，或者其命运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人，那样卑躬屈节地为他们效力，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错误。

国法为我消除了士患，给我选择了为之效力的主子；其他一切等级与义务对它都是相对次要的。这并不是说，当我的感情属意另一方时，我会立即予以援手。意愿与欲望有自己的法则，而行动必须接受公约的命令。

我这套行事方式与我们现行的做法颇不合拍。这样既不会产生重大效果，也不会长久。谈判不会不装腔作势，讨价还价不会不撒谎，天真的人本来就做不出这些。所以担任公职绝不合我的脾性。我的职务要求我做的，我尽力而为，尽可能以我独特的方式去处理，我在年幼时就对政治耳濡目染，印象深刻。但是我及时抽身而出。此后经常避免卷入，很少接受，更不求上门去；对野心敬而远之；万不得已时像个划桨的人，背着方向往前走，就这样由于不是甘心上船，靠命运而不是靠个人意愿划到哪里就是哪里了。由于有些途径我并不反感，也更符合我的志趣，如果命运召唤我去为大众服务，获得世人的称誉，我知道我也会越过我的种种道理而去追随命运的。

有人对我的人生宗旨不以为然，说我所谓的坦率、真诚和单纯，无非是策略与手段，其中谨慎多于善意，卖乖多于本性，良知多于好运，不会让我受累，更会给我增荣。但是说真的，他们把我的狡黠说得过于狡黠了。任何仔细观察我、注意我的人，他若不承认他们的学派中没有一条规则，可以让人在这曲折复杂的世道上做得这么自然，保持一种始终如一、不折不挠的自由与洒脱，自己就是用努力与机智也达不到这一境地，那我就甘心让

他当胜利者。

真理的道路是单一的、单纯的，在公事上谋私利、投机取巧的道路是双重性的、非法的、充满不测因素。我在生活中经常看到这些装模作样的自由自在，绝大多数都不成功。让人觉得就像伊索寓言的那头驴子、为了跟狗争宠，竟然撒娇把两条前腿搁到主人的肩上；狗这样表示亲昵会得到抚摸，可怜的驴子这样换到两倍的棍棒。“最适合各人的东西也是最符合天性的东西。”（西塞罗）

我不否认欺骗也有其用途，不然就会对人世产生误解，我知道欺骗经常也可以成全好事，人的大部分天职是靠欺骗维持与培育的。世上有合法的罪恶，就像有许多良好的或可以原谅的行动，但是非法的。

自然界、宇宙间有其本身的法规，其运用不同于、也更高尚于那种服从于制度需要而特殊制订的国家法规。“对于真正的法与完美的司法，我们并不掌握其坚实正确的模式；我们只是在实施中捕捉到一点影子和图形而已。”（西塞罗）以致印度哲人丹达米斯听了人家讲述苏格拉底、毕达哥拉斯、第欧根尼的生平后，认为他们在什么方面都是大人物，但是对法律过于毕恭毕敬；为了同意和辅助法律，真正的道德不得不失去原有的许多活力；不但在法律的允许下，还是在法律的怂恿下，许多坏事都做了出来：“有些罪行是经元老院批准和平民会议通过后再犯的。”（塞涅卡）

我使用大众语言，把功利的东西与诚实的东西区分开来；而大众语言却把一些不但有用而且必需的天然行为，称为不诚实和肮脏的。

还是让我们继续谈背信弃义的事例。有两位色雷斯王位的觊觎者为了自己的权利争论了起来。皇帝阻止他们武力相拼；但是

其中一位借口要达成一份友好协定建议两人见面，邀请他的对手出席家宴，把他关起来杀了。

司法要求罗马人对这个罪行予以惩罚，但用正常途径很难办到，按照合法手段就会引起战争和意外不测，他们试用暗算来解决。有一位庞波尼乌斯·弗拉库斯非常适合做这件事；这个人花言巧语，信誓旦旦，把那人引入圈套，不是给他许诺的荣誉与恩惠，而是把他五花大绑押到了罗马。一名叛徒违背常理背叛了另一名叛徒；因为他们满腹狐疑，很难用他们的伎俩去袭击他们：刚才那个故事就是一个例子，叫我们心情沉重。

谁愿意做都可以做庞波尼乌斯·弗拉库斯，而且愿意做的人还不少；至于我，我的诺言与信义，犹如其他，都是我整个人的一部分；最佳的效应是为大众服务；我以此作为一切前提。但是若有人命令我当法官和辩护律师的职务，我会回答：“我对此一窍不通。”或者做工兵先锋，我则会说：“我做这个角色有点屈才。”同样谁要用我在某项大事中撒谎、背叛和起伪誓，且不说去暗杀和下毒，我会说：“我要是偷了谁，抢了谁，你尽可把我送上苦役船去。”

斯巴达人被安提帕特打败以后，即将签订协定时说：“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命令我们干有伤身体的重活、苦活；但是要我们去做好可耻、不诚实的勾当，那是在白费时间。”一位正人君子完全可以说这样的话。

埃及国王要法官庄严宣誓：“不论什么命令，即使是国王下的，他们在执行时不要偏离自己的良心。”每个人对自己也应起这样的誓言。执行这样的任务，显然充满耻辱，被人唾弃；谁要你做，其实是指控你，你必须明白，要你这样做是给你负担，让你为难。你把这些公事办得愈是出色，你的私事就愈是糟糕。你做

得愈好，你闯的祸愈大。让你这样去做的这个人也会为此责怪你，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或者看来也没什么不公正。在特定的情况下，背信弃义可以看作可以原谅的，那也只是用来去惩罚和背叛背信弃义的人的。

还有不少背叛行为，不但被背叛的受益者否定，还遭到他们的惩罚。谁不知道法布里西乌斯对皮洛斯的医生的制裁？^①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，某人下了命令以后，又严厉惩罚那个他用以执行命令的人，否认他曾允许这样滥用权力，要人俯首帖耳、唯唯诺诺去做这么一件卑鄙的事。

俄罗斯大公雅罗佩克收买了一名匈牙利贵族，要他背叛波兰国王博莱斯拉斯，或者把他杀死，或者给俄国人提供给他重创的机会。这个人堂而皇之到了波兰，比从前更加殷勤侍候国王，当上了他的枢密大臣，成为他的一名心腹。他有了这些有利条件，选择了主子不在的大好机会，把那座富庶的大城市维耶利奇卡出卖给了俄国人，被他们抢劫一空，放火烧毁，不仅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尽遭杀戮，而且被他为此目的召集于此的大部分贵族也死于非命。

雅罗佩克这下子报了仇，泄了恨，他的仇恨也是有其原因的（博莱斯拉斯也曾这个方法对他下过毒手），对于背信弃义的胜利果实陶醉了一阵以后，逐渐觉得这是纯然是种赤裸裸的丑恶行为，用一种健康的、不再受情欲操纵的目光来看待，深深感到内疚与悔恨，下令剜掉执行人的眼睛，割去舌头和阴部。

① 皮洛斯的医生向罗马执政官法布里西乌斯献计，由他毒死皮洛士，反被法布里西乌斯拒绝而受到惩罚。

安提柯说服阿吉拉斯庇德的士兵去背叛他的对手欧迈涅斯统帅。但是一旦他们把他交出给他下令处死后，他又要充当神圣的正义之神，要惩罚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，把这些士兵交到行省总督的手里，明确下令不论用什么手段把他们折磨至死方才罢休。以致这一大批人中间，没有一个再看到马其顿的天空。人家对他效力愈周到，他认为这种做法愈阴险，愈应加重惩罚。

那个奴隶说出他的主人 P. 苏比西乌斯的藏身之地，根据苏拉做出的允诺，他成了自由人；但是根据社会公理的要求，他这个自由人要被人从塔尔塔雅山上推下来。他们把叛徒吊死，脖子上还挂着奖金袋。他们首先完成第二种特殊的信念，又完成第一种普遍的信念。

穆罕默德二世，嫉妒根据民族的做法而居统治地位的哥哥，要除掉他，雇用了他的一名军官，在哥哥的喉咙里一下子灌了大量的水而把他呛死。这事做成以后，为了赎罪，他把这个谋杀犯交到死者母亲的手里（因为他们是同父异母兄弟）；她当着他的面，剖开谋杀者的胸膛，两手在汨汨的热血中掏出他的那颗心，扔给狗吃。

我们的国王克洛维买通了卡那克尔的三名仆人，仆人把主人出卖后，他又下令把他们三人吊死。

即使那些无赖，在一次恶行中得到好处以后，安安心心做出一件善良公正的小事，好像让良心得到补赎与悔改，这有多么甜蜜啊。

此外，他们把手段毒辣的雇佣杀手，看作是会对他们进行谴责的人，非要他们去死才能灭口销赃。

有时，为了公众利益不得不出此下策，而你也因幸运受到了奖赏，那个奖赏你的人决不会把自己，而把你看成是个千夫所指